



韓非子全書
二

□ 13
1099
2



門口 13
號 1039
卷 2



据下文五音下疑腹小
已二字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



韓非子

卷第三

徐

左傳成十六年
呂子權勳
淮南人間訓
說苑敬慎

握幄誤

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
臣則絕世之勢也

酣戰之時
淮南作戰
酣字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
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
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
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
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
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太田云亡忘通

左傳僖二十二年及五年
淮南人間訓
新序善謀上
呂子權勳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
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
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
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
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
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
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
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

出者野者也

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

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

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左傳昭四年夏諸侯盟于宋太子後至王田於武城公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臨諸君敢辭申後見徐子吳山也

山云此左右疑倒下同史記作夜半時
聞鼓其音問左右以對曰不聞也師
洵曰吾聞鼓其音問左右皆不聞

於乾溪之上故曰行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
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
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
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洵而告之曰有鼓新
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
而寫之師洵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洵明日
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
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

山云左傳昭八年晉侯築鹿祁之宮注鹿祁地名在絳西四千里臨汾水施夷蓋鹿祁也

山曰下公衍

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
平公曰善乃召師洵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
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
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
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
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
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
洵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
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

直

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也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

一本及史記風俗通命衡及下有坐字

山將恐疑倒

宏發疑瘦誤

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竝鑿滿末切蚩尤居前原道訓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癢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反一作及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狙狙習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出魯疑為呂子下賢有桓公下魯
祥爵者固輕且宜其魯朝王
太田方云魯一作魯頭戰國策
魯作魯也引韓子作魯也
魯子殺魯也喻其殘也漢合曰
以傳云天性念魯注師巨魯
狼也管子五輔篇云下魯復
誓而不聽從

出諾上宜有日字

魏下八字正文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邑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大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

出規且為親趙策為親

趙注知有其字

韓非子

卷三

六

趙策無軍字是史記游俠傳引笑
六無軍字

出置臣宜為民善轉為一轉為臣

遺疑行

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
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
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
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
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
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
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
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間人奇音羈君
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

蒲云金即重子扣輪去金更金

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
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
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
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而
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函箬之勁弗能過
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
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
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

周語上之廣極暴虐

大田方云此語見鬼谷子謀篇
山云君失此計者趙策也
勿復言也因案失其為
秋音正而誤

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
晉陽二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
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
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
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賢智
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羸中而少親我

大田方云以已通

地趙策作是於而行高此行意宜易

二下六字文

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
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
報二君之反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
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
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
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
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

韓非子

卷三

八

中

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
勿憂勿出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
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
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
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
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
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
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

趙策與其倒置

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
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
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
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歿軍破國分為三為
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
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

史記秦本紀
說苑反質
韓詩卷九
呂子不苟

韓非子

以下十二字不釋

卷三

九

山云下常亦行

何常以句
一無常字
常以之常
一作嘗

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磨其流漆墨其上也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

物云財裁同 蒲云俗訓削則鋸注則兩句力也案之稅其也 太田方云修字疑當在削鋸上

蒲云注論訓經縵帛曼帛注細帛也

山云沒猶滅也係舜傳伏犧以沒神農氏作

太田方云其指得字言檢得國之道也

諸本木下有嘗字

蔣席蔣草名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

韓非子

卷三

十一

山云諫間誤史記諫苑作間

韓詩作列楚辭
云二八侍宿王遊注
二八列也

史記曰牧傳云其
牛年逐水草遷徙

以已通

說苑正諫齊景公
燭事正同
大云海上脫於字

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
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
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
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
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
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
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

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
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
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
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
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
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
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
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呂子貴友知接
列子力命
莊子徐無鬼
說苑權謀
史記齊世家
管子戒篇

韓非子

卷三

七

初

諸本無此病字管子作此疾

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
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
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
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
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
人剛復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復則不得民心悍
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
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
妬而好內豎刁自積也虧勢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

物云尚同

二柄篇如下有外字

曰字上
有公字
公子之上
一有衛字
齊衛一作
齊魏者非

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
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
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
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
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
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
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
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
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

物云尚同
為表準堅中而廉外足以為表

韓非子 卷三 十一
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
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
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
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
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
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
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
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
名，爲人笑之始也。

韓宣惠王策十
史記韓世家四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
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
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
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
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
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
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
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
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巴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

巴諸本作已

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史記告作伐
蒲云誣仇云侮也

呂子立德
倍于四及于十年
晉語四六
史記晉世家
淮南人間訓及道應訓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

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

以違去也注非

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世之勢也

韓非子卷第三終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一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

山云謂上惡少所字

韓非子

卷四

十一

為物本趙本作謂

山云注存衍

物云訟頌也

韓非子

卷四

頭蒲云注賤

存物趙本作

所為重人也擅為。從已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共重之也國人所。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百官不因則業不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

山云將讀為蔽下弊
主弊主同

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自說也重。

一回下有
乎字

韓非子

卷四

七

山云所字疑衍

山云依下列信字似衍

山云依上即志將同好惡之文好下似脫惡字

趙本注無是字

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
 衆及其有事一國爲之訟寃則君無得而誅之
 則法術之士欲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
 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
 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
 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
 不勝也以輕賤與賚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爲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
 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得見君當

山云注臣字疑置為悟

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
 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寃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
 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臣平故資必不勝而勢不
 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
 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爲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
 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
 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
 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

山云注則疑
臣以下
字臣為命

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賢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已用者則官爵賢其
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外者威
重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
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功先與之爵
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亾而進其說姦邪之臣
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
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
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

山云合疑臣為因字頗似
不却致臣篇循各實而
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
辭

山云蒙冒同

飯子道云來非誤

常作嘗

習作智

一之下有
也字

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
即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
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不自知已國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亾者非地與城亡也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
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
斷而上弗知取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
獨斷此主之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
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山云王疑之誤

太甲中與治同道不罔不亡
罔不亡

韓非子

卷四

四

山云宜作清
精
蕭云辯辨通別也荀子宜明則
下治辨矣注云十辯辨皆
非注者宜作士

得也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
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
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
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
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之士但精潔
自固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其修士不
能以貨賂事人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

山云注謂宜為請

飯子道云治亂宜作治辨

是騷侵
作作
驗伐

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修智之
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人主
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
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精潔之行決於毀
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
則主明自塞矣明今既廢而不用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
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而聽左
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

韓非子

卷四

五

物云公患通患也

蒲云注患恐為

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止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賢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

物云是主失勢也蒲云乃主更稱蕃臣也臣人與臣人足勢也十無三言其少也并十章云悟重臣自取富貴故也

或云注授恐當作授

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誰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誰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不與同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

韓非子

卷四

六

注德越本
作漁是

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比周
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此周者一口惑主敗
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主有
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可得
也

蒲公注以字
疑衍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
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

荀子非相凡說之難以至無過至高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
林西仲云知事情之當不持以說合是其才分析得失且辭能達意是其才其言縱橫放佚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以自主故猶非難

物名隱譬于橫大作橫
伏言私放其說無顧忌也

山注陰
發陰疑

蒲公啓云當軌見稍值定遇踐

故曰非吾知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難之說之難也
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
陰故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說能當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弃遠而疎遠矣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弃而不收

字注此
疑彼誤

韓非子

卷四

七

澤君且云語他人之語

山云其猶之也
蒲云梁如齊桓公與蔡姬乃以其
楚之名伐蔡附楚頭出西蔡姬
乃其所以為也

或云注於
疑脫內字

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
言顯弃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
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
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
私用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
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
身雖不泄謀說者泛
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
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
其事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
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

字云注既所云疑當作
既知所出入知所為

字云既云
疑當作

方望溪云極知知其事
心之隱也

德忘作
見忘更記
作德亡

山云前後例如此下宜補者字

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規異事而當知者
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
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
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
以為不密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而加誅也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
已周給
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
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
之道賢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
此身危挑謂發
揚也賢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

韓非子

卷四

林西仲云論專貴之短以
計疑耐云計
論其長似嫌於陰實官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論其長似嫌於陰實官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蒲云酷吏傳減宣為腐
其具米鹽事大小皆
其具米鹽事大小皆
其具米鹽事大小皆

注耐字云
疑耐云計

蒲云注器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蒲云注細
論其長似嫌於陰實官

蒲云注也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蒲云注面
論其長似嫌於陰實官

而誤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故與

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

代之以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直米鹽博辯則以

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詳解謂博

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

有畏懼不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

取具言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

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凡欲

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

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

林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昔有所矜

公之惡以不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

章

孫鑿至皆陳弊下方
本術如論
自彼有至微見其合不私惠也
史記無
太田方云少沈方也言好說之主
有私急之事以公義示而自
強之
物云言其意顯自以
為卑下而不能已是
故不能言已從他則
說者因為主師其美
而勉為之反以其不
為少也

注耐字云
疑耐云計

蒲云注器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蒲云注細
論其長似嫌於陰實官

蒲云注也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蒲云注面
論其長似嫌於陰實官

而誤
論其短亦嫌於陰實官

物云內入声注如字讀非微見者
言隱、乎言外使共思而自得之也

索隱云言人主規事
今人同計同行
說者之詞不得傷於
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
飾其類也

或云注頭
疑於之字
微諸本作
微字云
則利倒
下言有
字

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
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智則多與舉彼
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
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利其人必得而
相存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
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
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句無史
此記

謫史記為敵

物本作擊擊麻手趙本作
擊擊注全
蒲云注
說者
山云
悟言無承擊排語意
明也此疑誤
悟倒

山云注何行
其斷一作
同是

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
同汚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
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
以已為善補過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其力當就譽言之無
得以其所難帶礙之概礙也自勇之斷則無以
其謫怒之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
則毋以其敗窮之其先所困敗而窮屈之凡此皆
所以護其短而養其
大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
縻然後極騁智辯焉其智辯得以極騁縻
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
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

韓非子

卷四

九

離史記作彌
未諸本作既
引史記作交

一無加字
衍文
是仕一作士

字云注斷
割疑倒
蒲云注相持
疑行
王輪諸本
作輪是

又得自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盡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于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
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
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深計而不疑引爭而
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昔
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

蒲云說者互易地

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
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
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則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故

說苑雜言

一察下有也字

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

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人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

雜事五

雜事五

卷四

七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
 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
 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
 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
 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
 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所獻之室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

越公遠云

主且為王

山云和疑如
 蒲云言求法術之心未之於求王
 則何以林示下之效於乎

師注亂
 字衍

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
 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
 為下和之忠苟無下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
 術亂也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主用術則大臣
 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
 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
 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
 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亾道必不論矣昔者

君人宜為貪

淮南人間訓
喻老初

蒲注也
然倒

蒲注有
恐不字誤
下自字物
本作什趙
本同是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
 衆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
 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
 政者亦損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其閑冗
 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
 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
 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
 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

山蒙冒同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
 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
 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
 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
 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
 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
 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
 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親治要作信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

所物本趙本作非治要同
蒲云一作非一享

欺於上之欺治要作蔽

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患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賢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

出聲讀為蔽

物云幾期同

師云我疑利誤本無安二字非是

一無安我二字

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

蒲云得下疑安利二字

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

山云苟疑且為拘

管子而隆子非十二

山云依上例生下官補也字

管子商顯字不侵
顯字十六

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安毀譽以求安是
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
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
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在法以取
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
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
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
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
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

漁下有
居字

一愛下有
為字

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
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
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
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
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衰而國已
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
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

管子任數七

管子任數必及下耳必字

治要天上有使字

蒲云君群誤

因諸本作困是支至明主法下
困大臣

韓非子 卷四 七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
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
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
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
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因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
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

山云眾疑且為四割字類似
又云眾一作不容二字

夫天誤

物道注誤多言貌談安談也夜
注誤音聃談音類細語也浦
云衆灌夫傳乃效文兒哈哩耳
語草胎云附耳語也古字口與
輒反哈生輒及局子注古字口與
言多通則哩乃誤也談亦与哈
聲音近則字雖倒而語一也宜
為妄語之良

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
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
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
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
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
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
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
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筭井之陷
又矣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

韓非子

卷四

七

山云皆當作者句絕

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凶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也。惡危

山云依上例言下其補也
物云為去國為去於國則
恐治

字云非下疑豈有而俗
勝三字
物云全幾道之位至幾
不亦難哉稍難解非
道之位益得位不身群
臣同道故曰非道之
位溺於世之言也
被諸也當嚴天子言
非道之心也
朝也幾說曰豈

物道本
按一本從
處非道已
下至明主
弗能聽也
存上文殺
簡公者也
之下近是

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韓非子

卷四

萬石君傳 願注

七

公孫
丑上

太田方云故國通

蒲以已同

蒲云親身衣左傳昭云相服也

林子傳云裏當作裏字又作裏楚策注使袖同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

也字
物本趙本無也字

君臣之毀言諸本作君臣之毀言可從

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歿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而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君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歿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

山云仁義下也字

一貧上有與字

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歿；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

蒲云不外教次

王吉傳注師古曰銜馬勒也極車鈎心也

無欲字

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馬捶策之威，銜^馬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

韓非子

卷四

三

山云陸陵誤

山云永疑宜為元字抗同衛風河
唐詩一其草杭之毛傳抗渡也

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
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
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
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
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
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
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
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
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

蒲云處位也外儲說左子之處
人之所欲也
太田方云處疑名字之誤
以對下文名實字也言如此遇合其君之意則其君有舉賢為佐之名

山至猶首也十過篇杜桓公云為五
伯長是也

忠下諸本有臣字是

實此之謂足賢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
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
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
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
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
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
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

山云黔宜為黔

蒲云言無秋毫之末益于智伯也

無有字

韓非子

卷四

三

倒句

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謬。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歿亾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林。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弒

太甲云憐王之不也

也

風俗通引尚各大傳

韓詩卷四下
林定考烈王策甲ヲ
山云謂豈為為于偽反
策作為
人下物本有主是

林材誤蒲云題本作材

韓詩外傳

山云的豈為適音之誤

諸本固策作適

諸本其妻作之妻王作

是王作公

戰國楚策之作代韓詩作世

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的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王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比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歿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歿。淖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

韓詩外傳

卷四

五

夕昔通用國策作夕

此比誤

之廟梁宿昔而歿故厲雖癰腫死傷上比於春秋
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此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
筋也故劫殺死亾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
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周禮醫師有疝瘍者身傷曰瘍 疝王高補復刃現瘍也

韓非子卷第四終

五刑而立不義於春林歸之日

